

拾金不昧集

陈 郁 著

陈
郁著

拾金不昧集



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拾金不昧集 / 陈郁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7

ISBN 978 - 7 - 208 - 14706 - 5

I . ①拾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古器物-介绍-中国
IV . ①K8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7120 号

责任编辑 赵 伟

封面设计 陈 酣

拾金不昧集

陈 郁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86,000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4706 - 5/K · 2679

定价 36.00 元

序

—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愈发体会到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的滋味了，当然现在的“笔头”被“鼠标”替代，这是个进步，乃至飞跃，毕竟方便快捷许多。平日里，在书本上浏览到什么，在拍场上搜罗到什么，感觉有意思者、有兴趣者及可资参考者，就用“鼠标”记录下来，分门别类，放在一个文件夹里，或新建一个又一个文件夹。每当看到累积的文字日趋见多时，我都有种莫名的满足感和成就感，故乐此不疲。日积月累，这样的文件夹也有大几十个了，其中一个美其名曰“拾金不昧集”。

说起“拾金不昧”，就想到儿时常常唱到：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。”路边捡拾而得者，多为不起眼之小玩意，甚至极其细小、轻微，如儿时的“一分钱”，而现在拍场上或许价格要高许多，但依然是“人弃吾取”之物，故亦名之谓“捡拾”。虽小，虽轻，也得拾将起来。此处汇集的这些就是通常被称为“金石小品”中的小品。大多很不起眼，多为人所忽视，拓片尺寸亦很小。坦率而言，有些我也是“拾起来”之后慢慢才发现其好玩和有意思之处的。

金石拓本，乃近十年来我之最钟爱者，亦是非常传统的收藏、研究之选项，可谓冷门，故前人有“寒金冷石”之语。晚清时陈介祺曾致书鲍康曰：“寒金冷石，真是好语。然须耐寒人识其所以可与寒梅共守，硕果仅存者，即片纸足供搜讨，不必求其热而不可致者，已为至足。”(《簠斋尺牍》)陈介祺又曾有书致王懿荣曰：“寒金冷石亦是好语，石何足云，金则今太不寒。寒热因人，岂在物乎？所企能耐寒者知其中有所以寒凝者耳。”(《簠斋尺牍》)陈氏所言的确令人深省。近代王献唐先生编有《寒金冷石文字》，相信即此谓也。

金石的构成，其一部分为金，一部分为石。此处“拾金不昧”者，自然仅及金文，石刻文字一类排除于外。小品，直观地讲就是体量小的品种，如吴大澂当年在与陈介祺通信时就把诏版、兵符、汉印等归入小品一类。

对于小品，吴云晚年有书致陈介祺曰：“间遇巧宗小品，偶得一二，亦颇欣欣自乐、聊以解嘲而已。”（《两罍轩尺牍》）虽为谦辞，亦道出小品之魅力。当然，热情之下还要勤快，如陈介祺致书潘祖荫曰：“寒士得片纸即足，只在勤不勤耳。”（《簠斋尺牍》）概而言之，自得其乐乃至干点好玩、有意思的事情，把自己搞得似乎很忙，外人看来自然“很勤快”，这就是我对“拾金”的理解，并已实践数年。

说过“拾金”，再言“不昧”。不昧者，相对较易理解，即不私自藏掖，而是刊布于众，既是分享，也是求正。本集中若干内容曾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“嘉树堂”上发布过，一方面是与同好共享，皆大欢喜，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同道中人和方家的评正。事实上，我的确从他们的评正中多有获益，有些甚至至今素不相识，以至略表谢忱都无从着落。今日汇集出版时，汲取良多，唯有一一匡纠不逮。

二

《拾金不昧集》所及小品，起于三代，止于清初，均为器物之铭文，即金文。这类器物历来为人所重，尤其是位列于前的三代之器。阮元在为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作序时，将吉金上升到一个相当高度：“形上谓道，形下谓器。……吾谓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，九经之外，舍钟鼎之属，曷由观之？”朱为弼则在作跋时，历数各类吉金之好处及其重要性：“符节并载，量斤咸垂，汉尺与晋尺齐衡，秦权与莽权均录，金师比有度，斗检封有铭，尤六籍之星源、百家之炉橐也。”最终均落实在“款识”，即文字上。

在旧时金石家那里，吉金文字的重要性甚至已超越了器物本身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，拓本的价值凸显。陈介祺同治十一年（1873年）十二月六日致书鲍康，曰：“吉金之好，今日直成一时尚，窃谓徒玩色泽，则名为古物，与珠玉珍奇何异？我辈留心文字，必先力去此习，得一拓本足矣。”（《簠斋尺牍》）然而，对吉金文字的研究历来属于小众爱好，用陈介祺的话说是：“我辈好文字而不好玩器，焉得不为古人力剖之。落落寡合，唯自守此志而已。”（《簠斋尺牍》）早

先的拓片也只存文字耳，的确不如后来出现的全形拓那样讨人喜欢，但对金石家来讲这已足矣。

小众有时意味着艰深。阮元、陈介祺、吴大澂等均属于正统金石家，多少有着小学功底，他们往往把三代吉金文字与先秦典籍联系起来，一方面以文史来考释金文，另一方面用金文补充文史，这样的鉴藏研究的路子旧时被视为“正道”，尽管其中亦多有附会之处。在此过程中，礼器，即礼乐之器，较之日常生活所用之器，受到人们异乎寻常的重视是再自然不过了，相应地，其市场价格或收藏成本亦较高。

既然涉及古代遗物，金石研究必兼及名物之学：原器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用途？陈介祺曾致潘祖荫书曰，“吉金必以经传考定其器，与器之用、与制、与名”，“吉金宜分爨与不爨之用”。（《簠斋尺牍》）爨，在这里更接近其本意，即灶用之物，进而引申为日常生活所用之物。陈介祺所言就是要求区分礼乐之器与日常生活所用之器，这就回到了名物之学。

沿着旧时金石家的路线，《拾金不昧集》难免存在名物论之印迹，且搜寻前贤的只言片语，似为文献资料之综

合汇总，但却未尽数三代器，个中也涉及汉唐及其以后之物。金石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在玩的过程中积淀起来的学问，很多金石家同时也是“大玩家”。故集中几十品金文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如传统金石家所好之物，偏重其上文字，基本属于先秦两汉；另一类文字本身似乎不那么重要，器物却可能得到了人们的偏爱，很是好玩，时代较晚，大致为唐宋及其以后之物。张廷济清仪阁藏物就并未单究于三代金文，亦未“嫌弃”唐宋元明之物，有时还大书特书，或许也是抱着“玩”的心态，只是感觉有意思罢了。

总之，虽为小品，体量虽小，分量却不轻，可以做些文章，大多在历史上均有说头，可以历数渊源。

三

单纯的收藏，或许只要鉴别真伪、甄别善劣即可，而一旦要做些文章，要研究考据，牵涉的问题则不可避免地会增多。用《拾金不昧集》中的例子：战国庚寅戈的铭文，阅读顺序是左行还是右行？商立戈子执干形盃的第二个字，究竟释作什么？战国眉眡鼎，究竟如何断代？而战国齐左关鋗，

更涉及陈介祺与吴大澂两大金石家之间的交流，才将名物基本弄清。

收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“玩”。即使像陈介祺这样正统、保守的金石家，恨不得从钟鼎彝器上把铭文拓印下来后，一直将问题追溯到上古文字的产生，但他也玩得不亦乐乎，而且能玩、会玩。本集中录有一品因他而名声显赫的汉富贵铜壶，所辑文献资料不仅厘清他何时得来此壶，更多的是展现他是如何“玩”的：不仅把此壶与另一汉吉祥铜洗联拓，美其名曰“富贵吉祥”，送予友朋，而且将两者共置一室，曰“富贵吉羊之室”，甚至专门进行了摹刻，用朱砂拓，自诩超过了原拓云云。如今此二器单件拓本多见，陈氏联拓少见，其摹刻朱砂拓本更是稀见。

除了本身的价值以及收藏者、研究者个人的偏好之外，金石一旦成为人们的“玩物”和市场的“宠儿”，其稀缺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了，即物以稀为贵。历史上一些短命的王朝，其遗物相对较少，存世或出土的吉金就受到人们的追捧，如秦朝的，如两汉间新莽的。同一王朝中，某一帝王在位时间较短，其间遗物也是如此，如明建文朝的。另外，农民起义所建政权也往往较为短暂，其遗物也可作如是观，如

元末韩宋政权的。这些品种在本集中均有入录。

纵观全集，有大名品，如秦诏版十二字残片、金奉御从人铜牌；有奇品，如新莽始建国尺、六朝永安五男厌胜钱、唐太和造像；有稀见品，如秦并权、汉橐邑家行镫、北朝北魏赵胡灵造像；以及若干很平常者。所有这些，真实反映了我在收藏研习过程中的体会及思考问题的脉络，因为《拾金不昧集》全部来自于、起源于我的笔记。入录之五十品金文小品中，秦诏版、秦权量最多，近十品，文字篇幅也较长，读者于此也能窥见我对它们的偏好和喜爱，我也一直有计划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考察。

当然，本集中也有几品存在异议，甚至被疑伪。如赫赫有名的秦旬邑权，商承祚先生曾有文疑伪。本人以为商先生的见解是有道理的。又如南朝宋韩谦铜造像，一直被认为是六朝铜造像的开山之作，近年亦有人疑伪。至于汉长安铜尺则早有异议。尽管如此，此类品种依然收入，毕竟是名家经眼藏弃之名品，值得参考假借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文中所标尺寸是指墨拓的尺寸。如果墨拓为全形，则即是器物的尺寸或接近器物的尺寸；如果仅是铭文，则另当别论，仅此而已。

四

今年春节早早到来，过完元旦，转瞬即至。节假日里，有朋友闲聊起金石，偶尔谈及我这个“拾金不昧集”，称赞“拾金不昧”这个名字好，认为可以做出一本小书来，或许会受读者欢迎。于是此后匆匆然两三个月，我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，全力以赴地将那个名为“拾金不昧集”的文件夹里的文字，一步一步地增补、修改、完善起来，最终定满五十品，形成了目前这样一本小书。

《拾金不昧集》即将出版，鸣谢自然是少不了的。首先要将此书的出版归功于何元龙先生。和以往一样，文稿一旦交给了他，我即可“高枕无忧”了，从文字编辑、图片制作到封面设计等等，所有工作他均亲自过问、费心费力。责任编辑赵伟先生，尽心尽责，审读细致，核对引文，校改文字尤多。在此必须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。

最后，还要感谢以下诸位朋友：范笑我、仲威、苏平、唐存才、冯磊、杨琳。他们在文献披阅、资料检索、人物考证、金文及印文辨识、图片扫描等方方面面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，不仅速度快，而且卓有成效。本书能在短时间内定稿

和完成，与他们的这些帮助是分不开的。当然还应感谢网上那些与我讨论问题的同好，虽然均是不知名者，但我也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。

陈 郁

2017年6月于沪上嘉树堂

目 录

- 1 … 序
- 1 … 周伯鱼鼎
- 5 … 周釐鼎
- 9 … 战国眉眡鼎
- 13 … 商子父庚觯
- 17 … 商戈御父丁盃
- 21 … 商立戈子执戈
- 25 … 战国庚寅戈
- 29 … 战国鄖王戈
- 33 … 战国鄆阳戈
- 35 … 周癸斧
- 37 … 汉章和弩机
- 41 … 战国齐左关鎛
- 45 … 战国齐右里盤

- 49 … 秦诏版十二字残片一
57 … 秦诏版十二字残片二
63 … 秦诏版十二字残片三
67 … 秦始皇诏版
71 … 秦二世诏版
75 … 秦两诏量
79 … 秦旬邑权
85 … 秦并权
- — — — —
89 … 汉长安铜尺
93 … 新莽始建国铜尺
97 … 明洪武铜权
101 … 汉橐邑家行镫
105 … 汉富贵壶
109 … 汉平阳侯洗
113 … 汉光和买地铅券

- 117 … 周空首布
121 … 汉五铢泉范一
125 … 汉五铢泉范二
129 … 新莽好哉泉范
131 … 新莽泉金错刀
135 … 新莽泉契刀
139 … 元至正之宝
143 … 明建文通宝
147 … 六朝永安五男厌胜钱
151 … 南朝宋韩谦造像
155 … 北朝北魏赵胡灵造像
159 … 唐太和造像
163 … 唐道渠府鱼符
167 … 金奉御从人铜牌
171 … 明厨子直宿铜牌

- 175 … 汉日有惠镜
- 179 … 汉变形四叶镜
- 181 … 元准提镜
- 185 … 宋青铜磬
- 187 … 元末韩宋铜军印
- 191 … 明张鸣岐制铜炉
- 195 … 明末清初沈存周制锡壶
- 201 … 参考文献